

被爱者往往只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
那种情感的触发剂

伤心 咖啡馆 之歌

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——著

〔美〕凌珊——译



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卡森·麦卡勒斯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伤心咖啡馆之歌/ (美)卡森·麦卡勒斯(Carson McCullers)著; (美) 凌珊译.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143-6651-8

I. ①伤… II. ①卡… ②凌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3532号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作 者: (美)卡森·麦卡勒斯(Carson McCullers)著 (美)凌珊译

责任编辑: 王传丽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字 数: 100千字

印 张: 6

版 次: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651-8

定 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001

神童

087

骑师

111

席琳斯基夫人和芬兰国王

121

旅居者

137

家庭困境

155

树·石·云

173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小镇本身了无生气。除了一家棉纺厂，一些两间一幢的工人住的房子，几株桃树，一座带两扇彩色窗户的教堂外，还有一条百米见长的可怜的商业街。每逢星期六，附近农场的租户会来这里聊天做生意。除了这个时候，小镇寂寞、哀伤，仿佛一个远离尘嚣、与世隔绝的地方。最近的火车站在社会城，乘灰狗和白色线路汽车也要到三英里之外的瀑布叉路。这里的冬天短暂而阴冷，夏天则白亮刺眼，灼热无比。

八月的午后，如果你到商业街走一遭，会发现无所事事。镇中心最大的一座建筑物上，几乎所有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，整幢楼向右倾斜得恐怖，仿佛下一分钟就会倒塌。楼房老旧，稀奇古怪的样子令人狐疑。直到你突然意识到阳台的右侧以

及墙壁的一部分从前被粉刷过，但是没刷完，所以房子的一边就比另一边颜色深而黯淡。楼房看起来荒芜了。然而，二楼的一个窗口好像并没被封住。有时在午后，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会有一只手慢慢地把百叶窗打开，露出一张脸朝楼下的小镇张望。那是一张只有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模糊不清的脸——惨白而不辨性别，一双灰色的斗鸡眼拉扯得如此贴近，仿佛彼此交换着绵长幽密的哀伤凝视。这张脸在窗口徘徊一个把小时，然后百叶窗被重新拉上，此后这条街上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。这样的八月午后，你干完活后真是找不到任何消遣的地方；你不如干脆去瀑布叉路，听带着锁链的犯人们唱歌。

不过，这个小镇曾经有过一家咖啡馆的。这座钉上木板的旧楼房，在方圆百英里之内也曾是颇不平常的。咖啡馆的桌子上铺着桌布，配着纸巾，电风扇吹动着彩色的纸带飘扬，是个周六晚上的绝好去处。咖啡馆的主人是阿米莉娅·伊文斯小姐。但是真正令这个地方热闹生财的是个叫雷蒙表哥的罗锅。另外一个在这个咖啡馆故事里举足轻重的角色，是阿米莉娅小姐的前夫，一个服刑回来、极尽破坏之能事而又一走了之的恶棍。咖啡馆从此关闭，但它一直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这地方并不一直是咖啡馆。房子是阿米莉娅小姐父亲留下的遗产。最早是个杂货店，卖饲料、鸟粪和日常用品，诸如食品和鼻烟之类。阿米莉娅小姐很有钱。除了这个杂货店外，三里之外的沼泽地有她经营的酿酒坊，酿出的酒在小镇周围首屈一指。

阿米莉娅小姐高而黑，肌肉骨骼像男人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从前额向后梳着，暴晒的一张脸显得紧张而饱受风霜。即便如此，她依然算得上是个壮美的女人，如果两只眼睛不对得那么厉害。追求她的男人不能说没有，可是她好像对男欢女爱毫不在意。她是一个生性孤僻的人。她的婚姻在小镇上算是奇闻了——一桩奇怪而危险的婚姻，持续了只有十天，令整个镇子的人唏嘘而又震撼。除了这桩奇怪的婚姻外，阿米莉娅小姐一直独居。她通常整晚待在沼泽地里的小棚屋里，身着工装裤配长筒胶靴，在酿酒坊低矮的火苗旁静静地守候。

阿米莉娅小姐精通所有的手工制作。她自作粉肠和香肠，拿到临近的小镇出售。秋高气爽的时候，她酿制高粱酒。她碾压芦粟做糖浆，从她糖缸里倒出来的糖浆色泽镏金，味道醇美。她只用两星期就在杂货店后面盖起了一个砖厕所，而且还会做木匠活。阿米莉娅小姐只有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才会显得束手无策。人，除非是无能者或病人膏肓者之外，都

不可能放在手里拿捏辗转、一夜之间使其变成有价值或者产生价值的东西。所以对于阿米莉娅小姐来说，人的唯一用处就是从他们身上赚钱。这一点她很成功。她用财产和庄稼做抵押，买下了一家锯木厂，银行里有存款——她是方圆百英里最有钱的女人。她富有得足以做国会议员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个致命的缺点——热衷打官司和诉讼。她可以为区区小事打一桩持久而坚苦卓绝的官司。如果阿米莉娅小姐不小心踩到路上的一块石头，她也会本能地瞅几眼，仿佛在挖掘诉讼的理由。除了这些官司之外，她生活平静，每天跟前一天几无差别。除了那十天的婚姻之外，她的生活一成不变，直到她三十岁的那个春天。

那是四月的一个安静的夜晚，接近午夜时分。天空透着沼泽地上鸢尾花样的蓝色，月光皎洁明亮。那个春天的庄稼长势优良，锯木厂过去几个星期加班夜战也告一段落。小溪边砖砌的方形厂房里灯光幽黄，微弱而持续的机器轰鸣声阵阵传来。这样的夜晚，适宜远远地听着，从黑魑魑的田野上飘过来的歌声，那是某个黑人在去见情人的路上吟唱。或者愿意的话，可以静静地坐下来弹弹吉他，或者就是独自小憩，什么也不想。

那天晚上，街道空无一人，但是阿米莉娅小姐的店里燃

着灯火，前廊上有五个人。其中一个矮胖子麦克·菲尔，他是个小工头，脸色潮红，一双修长发紫的手。瑞纳双胞胎站在最高的台阶上。两个人都穿着工装裤，身材修长动作迟缓，头发泛白，一双绿眼睛睡眼惺忪。另一个是亨利·梅西，坐在底层台阶边上。他胆小害羞，温和而又有点神经质。阿米莉娅小姐倚着门框叉腿站着，穿着一双大胶靴，耐心地解着一根她捡来的绳子上的结。几个人都沉默不语。

双胞胎之一先开口说话，他望着远处空旷的大路，说：“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过来了。”

“是谁家跑丢的小牛崽吧。”另一个双胞胎兄弟道。

那移动着的物体依然看不清。月光轻柔，照在路边开满花的桃树上，枝影暗淡交错。空气中流动着花香和清甜的春草气息，与近处温暖的湖水气味交织在一起。

“不是，像是谁家的小孩儿。”矮胖子说。

阿米莉娅小姐沉默地望着来路。她已经放下了绳子，用瘦削的棕黄色的手指摆弄着工装裤的背带。她不耐烦地蹙起眉头，一缕黑发滑落到额头上。他们等待着，路边谁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狂吠着，直到有人出来喝止。那个身影来到台阶附近时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几个人才终于看清了是什么东西。

是一个陌生人。几乎没人会在这个时候徒步到小镇。而

且这人是个罗锅。身高不足四英尺，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只到膝盖半截破大衣。一双细罗圈腿仿佛无法承受他那偌大的罗锅之重。他的头很大，有一对深陷的蓝眼睛和一张薄薄的嘴巴。他的面容松弛不羁，苍白的脸因布满灰尘而变得蜡黄，眼底下有一圈深紫色的阴影。他用绳子拖着一个头重脚轻的旧行李箱。

“晚上好。”罗锅气喘吁吁地招呼道。

阿米莉娅小姐和阳台上的男人们只是看着他，既不回答也不说话。

“我找阿米莉娅·伊文斯小姐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拂起前额上的头发，抬起了下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她的亲戚。”罗锅说。

双胞胎和矮胖子一起望向阿米莉娅小姐。

“我就是，”她说，“‘亲戚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——”罗锅欲言又止。他看起来很不自在，似乎要哭。他把行李箱放到台阶上，手依旧按着箱子的把手，继续道：“我妈叫凡妮·杰莎波，来自奇霍。三十年前嫁给第一个丈夫后离开那里。我记得她说过她有一个同父异母姐妹叫玛莎。奇霍人告诉我，玛莎就是你母亲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脑袋转向一边倾听着。星期天向来都是她一个人吃晚饭，家里也从来没有什么亲戚。她和谁也不攀亲戚。她倒是有过一个姨婆在奇霍开养马房，但是已经死了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住在二十英里外的姨表姐妹，但是阿米莉娅小姐跟这表姐妹关系不好，如果路上遇到恨不得用吐沫把对方淹死。也有人煞费苦心地想跟阿米莉娅沾亲带故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

罗锅说起了没有依据的长长的家谱。一长串的人名地名，令人莫名其妙。台阶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。“所以呢，凡妮跟玛莎·杰莎波是同父异母的姐妹。我是凡妮和第三任丈夫的儿子。那么我跟你就是……”他弯下腰去打开行李箱，手脏兮兮的像麻雀爪子。行李箱像个破烂的百宝囊——破衣服，还有像缝纫机上掉下来的零件，都是些一钱不值的废物。罗锅在这堆东西里一顿乱翻，终于找出来一张旧照片。“这是我妈跟她异母姐妹的照片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一声不响，慢慢地把下巴扭向另一边，从她脸上，你可以看出她在想什么。矮胖子拿过照片凑近灯光底下仔细看。照片上是两个苍白无神的孩子，大概两三岁的样子。面目模糊不清，随便什么人的相簿里都可以找到的那种旧照片。

矮胖子一言不发地把照片递回去，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罗锅的声音变得犹豫不定：“我是在到处游荡呢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依旧不说话，仅仅是倚在门边上，低下头去看着罗锅。亨利·梅西紧张地眨着眼睛，来回地搓手，然后他默默地离开最低一级台阶，走了。亨利是个好人，不忍见到罗锅受煎熬，更不想等到最后一刻，看着阿米莉娅小姐把这个陌生人驱出领地，赶出小镇。罗锅站在台阶旁，脚下的行李箱扬开着；他抽着鼻子，嚅动着嘴唇。也许他为自己的凄凉境地触景生情，也许他终于意识到，拿这些破烂家当来到这里来找阿米莉娅小姐认亲实属不堪。总之，他一屁股坐到台阶上，突然号啕大哭起来。

半夜三更跑来一个罗锅坐在店前痛哭，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。阿米莉娅小姐往后拢了拢落到前额上的头发，男人们尴尬地彼此张望。小镇四周一片寂静。

终于，双胞胎里的一个人说道：“我敢打赌他是毛里斯·费恩斯坦真人。”

大伙儿都点头赞同。这是一个含有特殊意思的表达。罗锅听了却哭声更大，因为他不明白他们在说他什么。毛里斯·费恩斯坦从前住在小镇，是个身手灵活，蹦蹦跳跳的小犹太人，如果谁说是他杀了基督，他就会立刻哭起来。每天

吃的东西都一样，白面包和罐装三文鱼。后来他摊上了事，跑去了社会城。打那以后，谁要是软弱无能，或者大男人哭哭啼啼就会被称为毛里斯·费恩斯坦真人。

“反正他被传染上了，”矮胖子麦克·菲尔说，“肯定有一些原因的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抬起她那沉重缓慢的腿，慢步走下台阶，站在那里望着罗锅思索。然后她伸出长长的棕色食指，小心翼翼地地点了一下他的罗锅。罗锅还在啜泣，但是声音变轻了。夜深人静，月亮散发着柔和的清光——外面冷了起来。阿米莉娅小姐接下来做了一件罕见的事情：她从屁股裤兜里掏出一瓶酒，擦净瓶口递给了罗锅。阿米莉娅小姐绝少给谁赊酒喝，即便是一滴免费酒也是前所未闻。

“喝吧，”她说，“能让你暖胃提神。”

罗锅停止了哭泣，舔干嘴角唇边的眼泪，接过了酒瓶。待他喝完，阿米莉娅小姐也慢慢喝了一点，先漱了漱口，再吐掉，然后开始畅饮。双胞胎和工头也开始喝着先前买好的酒。

“这酒真醇，”矮胖子赞叹道，“阿米莉娅小姐，你酿的酒没有不好喝的。”

那晚上他们喝的威士忌（两大瓶）很重要。否则，很难

说会有后边的故事，也许也就没有后来的咖啡馆。因为阿米莉娅小姐酿的酒自带神力，它很清冽，尝在舌头上味儿很冲，下了肚后劲又很大。不仅仅如此。就像世人皆知的蘸柠檬汁在纸上留言，字迹显不出来。但是把纸张临近火苗照烤片刻，字迹变成棕色，留言也就一清二楚了。想象一下那威士忌是火苗，写在纸上的字就是人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——这样阿米莉娅小姐这酒的意义就一目了然了。过去从未注意过的事情，深藏于脑洞之中鲜为人知的想法会突然显现，瞬间顿悟。比如一个纺纱工，大脑里整天装的只有纺织机，饭盒，卧床，纺织机。然而某个星期天，他喝了一杯这样的威士忌，就会想到沼泽地上的野百合。他会在掌心擎着这朵花，认真端详那金色精致的喇叭形，一种犹如疼痛的快乐在心底油然而升起。当他猛然抬头，平生第一次注意到冬日的午夜，天空散发出奇异冷峻的光芒。他会被自己的渺小震撼，惊心动魄到要停止心跳。喝了阿米莉娅小姐的酒后，诸如此类的事情就会出现。他或许痛苦，或许从此幸福快乐。但是这样的经验能检验真理：他能使自己的灵魂温暖起来，见到了隐蔽在那里的信息。

几个人一直喝到夜半，月亮被云遮住，夜晚又黑又冷。罗锅还坐在台阶上痛苦地把头弯到膝盖上。阿米莉娅小姐站

在那里，双手插兜，一只脚搭着二级台阶不动。她一直没说话，脸上是那种稍有眼斜的人常有的沉思表情，一副聪明绝顶又令人抓狂的模样。最后，她终于说道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”

“我叫雷蒙·威利斯。”罗锅答道。

“嗯，那就进来吧，”她说，“炉子上有剩饭，你可以吃。”

阿米莉娅小姐平生请人吃饭的时候屈指可数，除非她想作弄谁或者从这人身上有利可图。所以台阶上的男人们觉得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后来，他们还私下嘀咕，说阿米莉娅小姐一定是那天下午在沼泽地里就开始喝酒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离开了前廊，矮胖子和双胞胎兄弟也都回家了。她把店铺门栓插上，检视一遍店里的货物完好无缺，然后走向后院的厨房。罗锅跟着她，拖着行李，一边吸鼻子闻气味，一边用脏大衣的袖口抹鼻子。

“坐吧，”阿米莉娅小姐说，“我把饭热一下。”

他们一起吃的这顿晚餐很丰富。阿米莉娅小姐有钱，从不在食物上吝啬自己。晚餐有炸鸡（鸡胸脯被罗锅装到了自己的盘子里），芥菜根泥，羽衣甘蓝，还有热乎乎金灿灿的红薯。阿米莉娅小姐细嚼慢咽，像辛苦劳作后的农人那样全心享用着食物。她胳膊肘搭在餐桌上，身体前倾凑近盘子，